

周天籟
著

亭子间
嫂嫂

中

亭子间里，看遍上海众生百态；
风尘悲情，说尽世间人情冷暖。



岳麓書社

亭子间
嫂嫂

中

周天籟
著



岳麓書社·長沙

作者简介：

周天籁，安徽休宁县临溪镇人。
海派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被称为
“最能代表上海风情的作家”，用上
海闲话写上海市民生活的海派大师。
曾任《导报》编辑，后又在《大风报》
《风报》《辛报》等任总编辑。

亭子间嫂嫂只是随随便便的穿了随身衣服，脸上也不化妆，头发乱得像鸡窠一样的，披了一件春季大衣，走过隔壁我房间门口，伸进一个头来叫道：“朱先生，你不出去吗？”

“不出去。”

“我想到小糊涂那里去测字，问问流年利不利，我不知那哼，这一向来颠三倒四过的暮苦运日子。我测测字还想去拍一张小照，拍掉一点晦气。有许多客人常常问我讨小照，几个知己客人不给他们又不好，只当我搭架子，实骨子小照一张没有，我只怕不上小照，拍出来交关难看。”

我搁下了笔回头笑道：“你这二桩事我统统反对，测字全本滑头，说你好，难道就真的会好，不好，你已经不好了，自己明明知道，要他来说你做什么？送了他钱用，讨个没趣。拍小照根本没有拍掉点晦气这件事，特为拍来送人又觉得郑重其事，人家把你照片带东带西，留在外面多一个痕迹，他们未必赞你那能好，无非说你是个妓女，你就受了损失，将来你不做了，或者嫁人了，人家还是把你坏印象印在脑子里，试问你将一生一世不能做人。所以依我主张，你少一件东西留在外面好一件。现在你不用忧愁，身上毛病，我是知道三二针就可全部断根的，早知道你跟那个章医生去医，何不我来介绍你一个地方，你从前开过横痃的那家医院去医好了，决不会打一针要三十多块钱的道理，平日你有什么困难，总同我商量，为什么这次会忽然听了他的话，上了他一个当呢？你昨夜哭了一夜我都听见，我想你当已经上了，我来插嘴也没有用，所以只当不知道。”

亭子间嫂嫂抢道：“因为给他说得我毛病交关重，我心里一急，就答应他去医好。”

“就是这个道理，你嫩口了一点，他不说你病重，你是决不会去医

的，这是医生的江湖口诀，也许你身上一粒一粒，恐怕不一定是杨梅疮，是湿气之类的东西，杨梅疮起初不痒的，也不发红的，只不过是听得人家说，我自己没有生过，也没有见过，他现在当你疮医，这一针打下去，一个星期里是可以见效的。不过话又退回来，医病总要化钱，化了钱而病好，也不去说它，上海的医生开销都大，天天登那大广告，他不在病人身上敲竹杠，如何可以维持。”

“朱先生，我现在本想去测字，拍小照，给你这么一说，我又茄门起来，想想穿完全对的。”

“对了，有这点钱去测字拍小照，不如买点咸的甜的吃吃，开心得多。今天是星期日，又是春假当口，下半天我不写稿子，休息半天，我同你出去荡荡公园好不好？说来真笑话，我今年来没有到过一趟公园，春色这样好，树头恐怕都嫩绿了，久静则思动，我今天下午一定要出去白相，我同你一淘去散散心，你早一点弄午饭吧。”

亭子间嫂嫂十分欢喜，说起游公园，最最赞成，因为她每天所接触的全是乌烟瘴气，汗酸人臭的公司游戏场里，呼吸不到一口清气，眼看不见一块嫩绿，如给她一到大自然的青山绿水之间去一走，她一定不想再回到上海来了。公园没有山，但看花木流水，也足以一换空气，一易环境，脚下踏着青青细草，脸上吹着暖和春风，林间小坐，鸟语花香，说不尽自然的美妙。她听见我带她到公园去一游，连忙笑道：“好，我一定去，我马上淘米烧饭，朱先生，你今天到我家里吃饭不要上馆子了。”

饭后我同亭子间嫂嫂在公园里出现，她煞死的要挽住我臂膊同行，我只怕给熟人看见，太难为情，走走又同她分了前后，她连忙奔上来又挽住我手，笑道：“朱先生，你走路真快，慢一点吧，我捉住你臂膊，不放你走快。”

“我慢一点走好了，你不要拉了我臂膊。”

“为什么？”

“不是为什么，因为给你拉住我手臂，走路不自由了，我们分开来走，一个前一个后，或者并排走。”

“为什么还有许多男女，都挽手同行呢？”

“他们有的是夫妻，有的是爱人，不过挽手同行，终觉肉麻，又不是三岁小孩子。路上不当心会跌一交，所以牵了他的手走，老长老

大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的人也牵手走，我真不高兴。”

亭子间嫂嫂忽然把我臂膊一放，带着推了一下，面孔有点不自然，她在我后面咕噜道：“朱先生，你也会出枪花哉，我摸到你心里的，你为什么不要我挽着手走，我肚子里蛮明白，无非我是个生意上女人，挽了你手，要给你掉脸的，你凭良心说一句，是不是这意思。”

我笑道：“真天地良心，死人才有这种意思。我既然带得你出来白相，还怕什么？啥人不知道我朱道明是个规矩人，认得你的，只当我是你客人；认得我的，只当你跟我出来白相，都是平常的事，不足道哉，实在我是怕女人挽手同行，脾气如此，你不要见怪。”

“我知道了，你一定嫌我身上有疮，恐怕过了给你。”

“也没有这念头，疮你是生在肚皮上，手上并没有，而且穿了衣服大衣，也无从传染。”正说到这里，前面一条小径里穿出二个家伙，挡住了我们去路，我抬头一见，原来是我的朋友黄宁民同了戴超然，背上挂了一只摄影机，大约在公园里觅材料的，双方哈哈一笑打了个招呼。黄宁民是个好好先生，戴超然却是个捣蛋鬼，他手一伸叫道：“道明，道明，你实头写意，带了夫人太太出来游公园，细谈细讲的邪气窝心，你这家伙平日伏在房间里不声不响，看你不出还有这一记花样经，哈哈，有种，有种。”

我连忙笑道：“老兄，请不要吃死人豆腐好么？大家老朋友，何必硬劲冤枉人家，她，你难道还不认得，说我夫人太太，辣手真辣手！”

黄宁民把那架镜箱放了下来叫道：“拍照，拍照，双双一对拍进去。”

戴超然敲钉截脚的说：“不是夫人太太，何以报上说你同她结婚？”

“好了，好了，这是吴成镛吃我豆腐，念四日报上已经更正，我也正式登报声明，没有这件事。我同她是个同居邻舍，不过大家日子久了，相熟惯了，同出同进真是难得的，眼缘不巧，今天碰到你们一对宝货，真是冤哉枉焉！”

黄宁民定规要把我们拍小照，我说：“黄先生，你替她一人拍一张，她本来要上店去拍，现在你替她拍一张，费心，费心。”

戴超然旁边把持着说：“不可以，要拍两人一起拍进！”

我说：“你是不是一定捣蛋到底？”

亭子间嫂嫂站在旁边笑道：“戴先生，我们今天初次见面，你就这样不客气，太说不过去，何况我同朱道明先生真是风马牛不相干，不过是个邻舍关系，外间许多人专欢喜造谣言，实在是冤枉的事，我个人毫无道理，还要造得我那哼，我一笑置之，不过朱道明先生蒙个不白之冤，名誉上自然不好听，你戴先生既然同朱先生要好朋友，应该帮帮朋友的忙，别人这样说，你要出来辩正，才是朋友。现在告诉你人家吃的豆腐，你还要逼住我们拍小照拍在一起，这算什么？我说出闲话，你戴先生不要动气。”

戴超然心想，一只嘴倒结棍，便眼睛一眨，自己嘴巴上撩了一把哈哈笑道：“喔唷，你算出来帮忙朱先生，朱先生自己承认同你有过关系，你倒赖得滑塔精光，老实说上海滩上这种事不稀奇的，你越是要赖，人家越不相信，你还是滚到边头去不要做声。”

戴超然这家伙实在不是东西。他装我棒头，我朝他一拜一拜苦笑道：“对不起，对不起，老兄帮帮忙，不要这样无中生有，像煞真有其事的，好得旁边只有黄先生，如有别人，一定认真有其事了，我索性有过，也不要去看它，实在她的身体碰也没有碰过一下，我可说是一个守身如玉的人，不像你老兄有名脱底烂糊大王，一夜白相三趟地方，弄上四个女人，咸肉庄上斩了一刀不算，又到么二去，又同朋友互相交换，煞末回到家里又来个明白，你想想这真是定制的身体，否则人人吃不住的。”

戴超然大拇指一跷道：“这就叫颜色，要末不白相，要白相索性上个明白，白相个爽快！”

我笑道：“厚面皮的人自会说厚面皮的话，我始终佩服你。好了，好了，我们一道走走游游，公园今年还是第一次来过，你看桃花已经谢了，昨夜落了一场大雨，花木似乎很清鲜，一个人能每天来此地一游，也是人生幸福。”

黄宁民真是个好先生，他不断的替亭子间嫂嫂横一张竖一张的拍小照，拍了好多个姿势，你问他拍这许多样子做什么用场，他说：“上海有几种杂志刊物，都要登女人照片，我认为顾秀珍生得很好，派头也大，人家不说她闺阁千金，便认为一朵交际之花，我到各杂志刊物上去发表，至少可得到五块钱一张稿费，如果拍十个姿势，可发十

种刊物，便可得五十只老洋。”

“喔唷，老兄门槛精的？”

“自然啰，我们门槛勿精，如何吃这项饭，你看见刊物上女人照片，什么交际花，什么大学毕业生，什么明星，大多数是滑头的，都是我们吹牛皮，看的人一看算数，那里还去打听呢？所以我们拍小照，只看这女人漂亮，不问她咸肉，野鸡，淌白，都要拍，拍来死人勿关送出去发表，拿稿费，不过稿费拿不到也有，下次便不送照片去了。”

我一想黄宁民把亭子间嫂嫂拍来照片去发表刊物上的，不要吃起我豆腐，写上某某夫人，岂不倒霉。连忙问道：“黄先生，你这拍的照片，是不是送出去发表的？”

“是的。”

“你预备写她什么名义呢？请黄先生帮帮忙，不要吃我们两人什么豆腐，第一要把我撇开，千万不要说她是一朵花，或是一个名妓，这一点公德要请顾到。”

黄宁民忙说：“决不会，决不会，我同你是同乡，如何会吃你豆腐，今天由于你的关系，供给我不少材料，实在感谢。我想还有一桩事情要同你商量，不知办得到办不到，请你替我问问看。”

“什么事，你说，你说。”

黄宁民跑近来，轻轻的边走边说：“她的身体生得非常好，我想请她拍模特儿，不知她肯不肯？”

我笑道：“决不会肯，生意上女人，她的思想只肯给人困觉，你叫她周身脱光拍模特儿反而认为可耻的，想来不会答应。”

“我出她十块钱一点钟，念块钱两点钟。想她看在钱面上落得赚的，我又不碰她身体，只不过拍拍罢了。”

“这件事我不愿意替你转达，最好请黄先生亲自出马。不妨我来替你想一个办法，隔一天你去坐她一个房间，两人谈得熟了，第二次再去做她一个夜厢，在枕头上一点一点骗她答应，快镜你也带去，她一答应就在房间里拍好了。”

“我要拍两打片子，念四个式样。”

“只要她答应，你拍十打念打式样，尽你去拍好了，最为难的就是开场要她答应，她不答应，便死路一条。”

“你同她最接近，我托你出来讲讲交情。”

“旁的事我肯出来讲交情，这件事实在敬谢不敏。”

黄宁民搭转来反驳我一句：“老兄，托你讲讲不答应，说敬谢不敏，那末你拉马我去做夜厢倒会得的，你这人不够朋友。”

我笑道：“黄先生，你不要缠夹层，我是叫你去同她商量，否则你不亲自出马，何从接头呢？”

“我亲自接头，给她十块钱一点钟，谅她也不会不答应，不过我去做她夜厢心里有点不高兴，这女人太漂亮，恐怕有毒，刚刚拍照时候，我把她一只手摆一个姿势，觉得手心底交关烫，我就疑心到这上头。”

我笑笑，点了一下头：“对的，这几天正在打针，客人也不接，假使她答应你拍，恐怕这几天也不能够拍，身上有一粒粒斑点，起码要过脱一向日子。”

“你何以知道身上有斑点？”

“她亲口告诉我的，而且章同新医生替她打针。”

我们边走边讲，朝前了许多路，亭子间嫂嫂同戴超然却在后面两人手挽手而行，无疑的超然便宜货塌进，黄宁民连忙躲到边头去，待他们并排走过，却偷拍了一张小照去了。

戴超然同亭子间嫂嫂挽着手一路细谈细讲，想不到给黄宁民偷拍了一张照片去，他们两个人又完全莫知莫觉，我肚里好笑，心想平日专欢喜吃人家豆腐的，也会给人家吃还一天，我轻轻告诉了宁民，叫他照片洗出后送一张到东方日报上去发表，说是戴超然先生同亭子间嫂嫂新婚合影。宁民说：“这办法不好，对于顾秀珍的营业方面有关碍，人家以为她嫁人了，不会再来白相，岂不是把她生意弄完了，我手段比你还恶，把照片多印几张，偷避子寄一张给他夫人，再各朋友面前每人寄一张，说是戴超然下水合影，奉赠一张，以留纪念，下面写超然赠，这办法我认为最好，为什么呢？我们无非要使朋友之中都知道有这桩事，不知的根本不要他们知道，你以为如何？”

“好极，好极。”

“不然，我本不预备下这一记辣手，因为他有一次吃我豆腐吃得邪气结棍，我还没有想出报复办法，现在决想来寻寻他开心。”

我说：“不过寄给他夫人一张以为可不必，不要给他们夫妻淘里打相打，你这祸闯大了，而且超然素来怕家主婆，超然在夫人面前弄得走油，一口气到你面前来发足。一定要恶做，这家伙直可以包一团

屙掷你面孔上都做得出的，有一次他同朋友两人抢跳一个舞女，他打了两次回票，火冒三丈高，后来他到厕所里去用草纸包了一团自己撒下来的烂屙，外面再用报纸包好，送给那朋友，说是沙利文糖果来了，待友人打开来一看，臭气冲天，连忙攢手不及。超然会有这一记恶作剧，你不得不防，所以我主张他夫人面前一张就不要寄，因为豆腐吃得过火，反不佳妙，要不称不恭，使对方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方为有趣。”

“不怕，他会来烂屙，我也会请还他烂屙。”

“不要，不要，你是专门外面跑来跑去拍小照为生的，他自己不出面，可以串通二个瘪三麻子出来，冷不提防给你来一记，你也就吃了苦头，你同他认真，想想又是朋友，也认真不落，你苦头不是已经先吃了。”

黄宁民给我一说一说，也就不做声。这时候我们二人顾了谈话，超然同亭子间嫂嫂也不知走到什么地方去了，公园又大，树木又多，一时找人很不容易，我们二人赶快朝前追过去，一个圆圈，一个转弯，还是看不见他们二个影子，心想倒可恶的，我带来女人，要你超然搭了走，未免太不客气，宁民也不服气，帮同我一齐去找，找了好半天，还是一无影踪，这真是笑话。

我抹了抹额角上汗，说：“黄先生，我想，他们一定躲在花丛里面窝心，人没有出园，你相信不相信？”

“说不定，说不定，超然这家伙样样做得出的，但看他们这情形可想而知，我们索性到花丛里面去找。”

我同宁民二人可说找也找苦了，想不到这一对家伙会在那只亭子后面人迹不到之处草地上做出把戏来了。

我同宁民二人七找八找，才在那只茅亭背后把超然同亭子间嫂嫂找到，可是看见了他们这一幕把戏，连忙倒退了几步掩了嘴逃到外面来尽笑，宁民弯了腰，捧住肚皮，笑得眼泪也挂下来了，他说：“宝货，宝货，出世到现在没有见过的这一对宝货，害我肚皮也笑痛了！”

“哈哈，哈哈，那能的，这一对家伙面皮完全不顾了，天空地上，恶形恶状的做得出，我实在佩服，不用说得，顾秀珍当然被动，超然是主动，我们要不要给他一点苦头吃吃？”

“让我来想想办法。”宁民忽然想到一个法子，他说：“我有一个

方法，握一团烂泥，偷到他们背后，冷不提防掷他一下，自己连忙避开，你看好不好？”

我笑得肚皮也痛了的赞成他这个办法，宁民这个人又高，手又长，捏了一把泥块，一步一步偷避子转到后面去，看准了超然背脊，猛力一掷过去，自己急忙避了出来。这时只听得亭子后面叫道：

“操那娘，啥人寻老子开心，灰孙子！王八蛋！”

超然急急束了带子追出来，一看是我们二人，面孔涨得通红，吱吱唔唔说不出话来。我说：“哼，老兄你做的好事，面皮之厚，子弹也穿不进，太阳这样高，游人如此多，竟然在亭子后面下得落辣手，你不要以为亭子后面没有人走到看不见，殊不知那一边林子里望过来完全清清爽爽，一举一动看得很明白，万一游人看到，替你们叫出来，将何以处置，你这家伙一点也不顾了！”

超然索性嬉皮塌脸的笑道：“这有什么关系，上海滩上不稀奇，我夏天夜里到这里来老是这末一套，因为觉得清清爽爽，空气新鲜，比家里舒齐得多了。”

我说：“你不是人，是众生！”

“你是个书毒头，不明白上海情形，懂一只乱！”

宁民把亭子间嫂嫂打亭子后面拖了出来，她低了一个头，面红耳赤的，怕羞得响也不敢响了，我想：现在不去问她，回到家里再盘问，如此情形，简直把我朱道明的台也坍光了，天下决无此理，我们还没有回到原始时代，不容有此关碍风化的事做出来的。

这一夜我把亭子间嫂嫂叫我房里来，细细的盘问她：“刚刚公园里的一幕，到底还是戴先生主意，还是你的主意，何以一点也不替我顾顾面子，你一人同客人出去，与我完全不相干，只是今天我为了你好，所以带你出去游游，想不到会有这一个活把戏，你自己何以交代？我面上可说得过吗？一个生意上女人不说不放浪，但放浪得也有分寸，不要过了份。你想：我带你出去，有了这种事，心里懊恼吗？”亭子间嫂嫂忽然责问我道：“你说的什么话？”

“还要什么话不什么话，园里你们做的事？”

“园里没有做过什么事呀？”

“何以你们二人都把衣服解开来？”

“呵哈哈，我知道了，朱先生你一定误会到歪路里去哉，原来戴先

生问我身上发痒，生的什么，我说是湿气，他叫我解开来看，我不肯，岂知他满身也生的湿气，便先解开来看给我看，问我是不是同他一样的，所以我也把衣服解开了。朱先生，哈哈哈哈哈，我知道你一定疑到歪路上去哉，一个女人也没有下贱到这地步，所以戴先生说你是个书毒头，一点也是不错的。”

我搔搔头皮，弄得半句闲话也回答不出。

我一时半句闲话回答不出，倒惹亭子间嫂嫂拿我皮皮叭叭埋怨了一顿，她说：“朱先生，难怪了，刚刚在公园里你的面色对我邪气难看，我还当做不知什么事待错了你，或者坍了你的什么台，明明好好的一淘出来白相，忽然肚里会不窝心，真是丈二和尚找不着头脑，原来你疑到歪路里去哉，戴超然先生也是你的朋友，你的朋友做的事，那能怪到我头上来，你这种朋友真真谢谢一家门，人家身上痒不痒，也要来管闲事，定规叫我解开看，我不肯，他逼我到亭子后面去，我以为他是郎中先生出身，懂医道的，说是他有一种好药，可以涂上就会好，我自然相信，也不介意，就解开胸脯给他看了一看，他还叫我脱开下半部，我决不答应，我说下身同上身一样一粒粒，他一定不相信，当时我便知道他不怀好意，所以拒绝了他，那里知道他真不是好东西，闲话又来得多，钉牢问我同你有过关系没有，我说：你枉为同朱先生是个好朋友，何以会问得出这种话来。他又在我面前说你许多坏话，说你是个书毒头，说你是个蜡烛，说你……说你很多坏话，我一时也记不起来了，我心里就不高兴，明知他故意破坏你，因为说到煞末，叫我搬场，不要同你居在隔壁房间，叫我搬到他前楼去，不收我房钱……”

我笑道：“最好没有，你赶快搬去，落得塌便宜。”

“呸！你看我阿是这种人，他这样迁就，决不是好路道，当我不明白，总之你这朋友可以省省的了，算我倒霉，给你凭空责罚了一顿，幸而当时还有主意，不肯脱开下半部给他看，否则真是有口难辩，给你吃得死死的，我还有只面孔做人吗？”

我说：“事体既然讲明白，也没关系，不过那亭子背后的情形，当时我心里老不高兴，给你拍照的黄先生也不高兴，万一弄出事来搭到行里去，你们不做也是做的了，明天解公堂，报上一宣扬，你看事情糟不糟？我还是顾怜了你呢，下次遇到了第二个戴超然，千万别再

闹这活把戏了。上海坏人实在多，他不要借此名目，实行他别的目的，很多很多的。”

亭子间嫂嫂说：“我交关明白，我比你老举，不过我不是看了你朋友的面，坚决无疑是不会解开给他看的。”

“他说你身上生的什么呢？”

“又说是湿气，又说癞疥疮，又说恐怕是红痄子，但没有说是梅毒，我心里蛮明白，打了针后好得多了，派派打针已有几天，这样看来第二个礼拜我还要去打一针，要医索性医个断根。”

“戴先生衣服解开给你看，他身上有没有？”

“有的，有的，比我还要多，怕是怕得来，我问他为什么不打针， he说是癣，打针打不好，依我看来决不是癣，一定白相出来的你相信不相信？”

“这话不要去说，有关人家名誉，不过说是癣，就当他癣好了。辰光不早，你还是去困了吧。”

亭子间嫂嫂走出房门口，回头说：“朱先生，明天是初一日，我要去烧香，早晨喊声我吧。”

第二天是初一，她每逢初一月半，必到关庙去烧一回香，这一件事我不知劝过她多少回数，始终不肯改过，后来我索性听她去，她的理由：如果人人不烧香，许多庙宇，通通关门大吉，为什么烧香的人挤得不可开交呢。其实生意上女人，极迷信，极相信菩萨，如果生意有一向日子推班，她想不出理由来，马上又会去拜拜菩萨，烧烧香，抽抽签，生意如果再平常，只怪运道不好，马上又会换花样，如果一常跑公司的，也就改跑栈房，跑栈房的改跑公司，调一下环境，生意有时期果然生色起来。亭子间嫂嫂，她别的思想似乎很开通的，对于这一点迷信，还是改不过来，我煞死的劝她，同她反对，她会骂我：“朱先生，你阿是吃耶稣教的，谁来同你说，人人同你一样，庙宇关门，和尚香火饿煞，蜡烛店打烊，蜡烛小开做叫化子哉。”

写到这里，我又想到那一年，革命军到达之后，各路四处打庙宇，努力破除迷信，为什么不把上海的庙宇也列入打毁，岂不是她们要烧香的也无处可烧，一年不知节省下来多少金钱。说到这是教育不普及，上海总算文化教育最开通的地方了，为什么只只庙宇香火鼎盛，挑许许多多家伙吃饱了饭不做事，出来打野鸡斩咸肉，主持和尚轧姘头，

偷人家女人。我觉得一般人都似乎没有脑子的，可说中国这一批寄生虫不取消，永远不得太平，亭子间嫂嫂的迷信也永远不会改过。所以起初倒劝劝她，后来我索性不去劝她，知道她别的事很受我劝，这一点无法使她改过，也算了。

她烧了香回来，告诉我一件滑稽的事，她笑说：“朱先生，说起来真是笑煞人的，我在庙里烧烧香，有一个和尚同我做起媚眼来，我肚皮也笑痛了！”

我忙说：“本来，上海那里有真和尚，靠不住的多，真和尚终年避在深山里，永远不出来的。”

她说：“他同我做了媚眼不算数，又走过来嬉皮塌脸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我一想：告诉你地方，难道你做和尚的好不守清规，可以出来弄女人吗？便告诉他说：你问它做什么？即使告诉你，你又不能出来的。那里知道他连忙说：可以出来，夜夜可以出来白相，你告诉了我，今夜到你家里好吗？我一想这和尚一定不规矩的，胆子何其壮，可以同一个陌生女人说夜里到她家里来，这还了得，不过我还是疑心他是吃我豆腐。”

“你地方告诉他没有？”

“后来他再三钉牢我问，只好告诉他了。”

我哈哈笑说：“你相信不相信我的话，今夜他一定会来，我老早说过上海真和尚少，现在你才相信了罢，到了夜里，我可以写包票，他一定要来，为什么呢，他已经看出你不是人家人，是生意上的，所以吃煞你，才开口问你地方，你又同他板面孔，还同他攀朋友的细谈细讲，他自然更加吃准，一定要来。”

“当真，胆子会这样大？我不相信。”

夜里七点钟刚敲过，我在房间里写掉了几封信，正出门去寄，楼梯上来一个陌生客人，马褂，袍子，皮鞋，呢帽，穿得非常入时挺刮，问我这里有一个女人，叫什么名字忘记了，说出她面貌，衣服，身材长短，我心里已经明白这客人是找亭子间嫂嫂的，便问他，找她什么事，他说：有一点小事，同她白话几句。我便指指那一个房门口。岂知亭子间嫂嫂已经听得我们二人声音，打房里出来一看，似乎对这客人不相识，这家伙倒认得她的，哈哈笑道：“咦，你不认得我吗？早晨庙里我们碰头的？”

“喔，你是庙里的那个和尚，行头一换，我完全不认得哉，进里面请坐，进里面请坐。”

原来这个和尚改换了一身行头，完全不像个和尚了，他的胆子好不壮的，竟然夜里会找到亭子间嫂嫂家里来，真是色胆包天，佛法无边。他跑进她房间里来一坐，把头上呢帽一脱，露出一个光郎头，顶上分明烫有香火洞，曾经受过戒的，人家说受过戒的是真和尚，那里会有这一回事的，真和尚他如何可以出来白相女人呢？

亭子间嫂嫂笑道：“你这一换行头，完全我不认得哉，如果你不说穿关庙里的和尚，前世也想不到。”

和尚笑道：“我晓得你不认得我，不但你不认得我，我随便跑到什么地方去，人家都不认得我，否则我不改掉行头，出进很不方便，尤其到这种地方来，忒说不过去。我的师父也是一只袜统里家伙，他本领还比我大，中装不算，一共还有十二套西装，春夏秋冬完全的，他走出来人家那里知道他是关庙里的一个主持和尚，都当他洋行买办。”

“恐怕他在外面也不甚规矩？”

“当然，当然，听说他有三个小老婆，一个儿子，二个女儿，真假不知道，他每夜不住在庙里，一个身当主持，夜夜不在庙里，可想而知，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上梁不正，下梁歪，我们也要出来开开心，落得一个落字。”

亭子间嫂嫂忍不住笑道：“你们这只庙，也不成为庙了，索性大家拆拆牛棚走路好了，何必做啥个和尚？”

和尚手一伸，摸出一包三炮台香烟来，划了火一呼，笑道：“没有这只庙我们的出息从何而来，你不要轻视这只庙，一年收入实在可观，有靠十万花头，这好像是开爿店，这爿店不开着，我们众同事都等于失业了，主持和尚一个生命财产完全在这只庙里，他在外面各种用度，也取之这只庙，庙一旦拆散，大家都不可以立脚，也不可以收拾了。”

“那末你现在出来，主持和尚知道否？”

“不会知道，如果知道，大家都不可讲闲话，各人眼开眼闭，各人顾各人面子算了。所以这种开心日子过惯了，再到别地方做和尚，真做不来，一个心野了，常常要想到外面去，人家请去做法事，真是

恨如切骨，那有心思做得落法事，念经乱念一十七，这都是骗骗人的，那里有超度死人的一回事。”

“你这和尚讲话倒爽里爽快，直心直肚肠，我倒蛮赞成，请问你啥地方人？”

“我是湖南人，从小就做小和尚，爷是木匠，娘是湖北人，生我下地就翘了辫子，我命里注定是一个和尚，不过和尚是个风流和尚，我这几年来不吹牛皮，倒也白相过不下……不下七八个女人，哈哈哈哈哈……”

亭子间嫂嫂有点惊讶，想不到他真是个白相的老举了，上海滩上千奇百怪，样样都有，这一桩奇事还是初次遇见，如果我不身历其境，决不会相信的，现在当当然摆在我眼前。

这个和尚贼忒嘻嘻的东一望西一张，笑道：“我这门口还是初次来过，现在开门口人家也多，生意也是真会做，害我白相得一颗心也散完了，逢着初一月半庙里来烧香的女人，十之七八都是生意上的，我冷眼旁观，看得入眼的真真少，最难看的要算野鸡，背后还钉了只老鸨，恐怕野鸡飞跑了，煞死要钉牢她，我有时好白相也吃吃她们豆腐，惹她们面孔板板六十四的真笑煞人。老实说：不要看轻我和尚，我和尚真不把野鸡看在眼里，我和尚倒白相二个上等女人，譬如像你，说起你来叫什么名字？我倒忘记问了。”

亭子间嫂嫂笑着答道：“我吗？我叫狗不识。”

和尚一跳，哈哈笑道：“规规矩矩问你，你不要打棚，下次我来找你，可以问你名字，我还介绍我师父来白相，因为你这人很漂亮，介绍出去不会坍台。”

“喔唷，承蒙你和尚看得我起哉，别的都没有关系，觉得身当和尚的出家人，到这种地方来阿罪过哇？你们这样联络的出来白相，难免给人家知道，将来庙的名誉也要受到影响，都说你们是一批混蛋和尚，所以我劝你，你要出来白相还是秘密一点好，不要煞死的介绍这个介绍那个，当做公开的。我是一个信菩萨的人，你们这只庙内容如此腐败，我有点不相信菩萨了。”

和尚又呼了一口烟，朝肚里一咽，连忙说道：“菩萨之有无，也由各人心境，信与不信，信者则有，不信则无，所谓西方极乐世界，为佛最高归宿，这不过是一句闲话，一句‘闲’话而已，那里有这一

桩事，我们做和尚的人，难道不知道，拆穿一句西洋镜，根本还是要吃饭，要撒扃才做和尚，并不是真心出家修佛，到极乐世界去。我老早一说过：建设一座和尚庙，赛如开一爿店，香火旺盛，就如生意兴隆，菩萨就是招牌，我们靠招牌买卖过生活，什么你们来烧香的人靠菩萨保佑，真是笑歪嘴巴，菩萨是泥塑木雕的，如何保佑人家，这还不是各人心境，信者则有，不信则无？所以我的主张，与其求菩萨保佑，不如实际的去救济救济难民，做点慈善事业，而后一个人自会身心安泰，身心安泰做出事来自然而然顺利，这无异就是保佑了。我身当一个和尚，嘴上说得好：‘菩萨菩萨，南无阿弥陀佛，救苦救难’，然而一颗心根本反对，所以我们宁可做个风流和尚，酒肉和尚倒实惠惠，精神上怪快活。空话不要多讲，我问你，你到底叫啥名字？”

亭子间嫂嫂一笑答道：“为什么要告诉你？”

和尚说：“告诉我，我可以记得牢，照规矩你先要给我一张卡片，长三里有的，么二堂子里也有，向导社也有的，咸肉庄也有的，你为什么没有？”

“你门槛实头精的，样样都去过？”

“当然，当然，否则我不能称做风流和尚了！”

亭子间嫂嫂恐怕他吹牛皮，便笑道：“你既然都去过，白相过几个啥人，把名字说出听听？”

和尚听见亭子间嫂嫂叫他白相过女人名字说出听听，便嘻开嘴来一笑说：“到你面前何必吹牛，说出就说出来好了。”他一伸进袋里摸法摸法，摸出一只皮夹子，皮夹子里一本小日记簿，簿里果真夹着一叠小卡片，他把卡片一张一张报下去说：“喂，这都是我白相过的女人卡片，长三里面群玉坊香妃，乐余里二媛，么二里芯香院苏州玲宝，无锡招弟，向导社里黑猫董月娥，杨贵妃，咸肉庄上常熟二媛，宝记里红莺，秀英，白云飞，一共白相过十三个，这里只十个，还有三张卡片我在庙里忘记带出来，这是石骨挺硬的，一点也不吹牛，我因为还没有白相过私门头，听说私门头有几个女人真是真崭实货，括括里个叫，你这里像是私门头，阿是哦？”

亭子间嫂嫂掩了嘴巴一笑：“你是白相得出精了，难道我这里是什么会不知道？”

和尚说：“虽不近，但也不远，我看你一副派头像是私门头，清